H. H. MU CHINESE LIBRARY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六十八

題跋詩詞

跋文忠公送惠勤詩後

始予未識歐公則已見其詩矣其後屢見公得勤之爲人然猶未識勤也熈寧辛亥余出倅錢塘過汝陰見公屢屬余致謝勤到官不及月以臈日見勤於孤山下則余詩所謂孤山孤絶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者也其明年閏七月公薨於汝陰而勤亦退老於孤山下不復出游矣又明年六月六日偶至勤舍出此詩蓋公之眞迹讀之流涕而勤

請余題其後云

書贈法通師詩

欲識當年杜伯升飄然雲水一孤僧若教俯首隨韁鎖料得而今似我能僕偶云通師子不脫屣場屋今何爲乎柳子玉云不過似我能因戲作此詩

熙寧七年二月日

題鮮于子駿八詠後

始予過益昌子駿始漕利路其後八年予守膠西而子駿始移漕京東自朝廷更法以來奉法之吏尤難其人刻意則傷民寛厚則廢法二者其理難

通而山峽地瘠民貧役重其推行爲尤難于駿甚
家南隆親族故人散處所部以親則害法以法則
傷恩二者其勢難全是三難者萃於子駿而子駿[illegible]
爲之九年其聲藹然聞之四方上下害去下不傷
民中不廢親自講議措置至於立法定制皆[illegible]
其手吏民舉欣欣然而子駿亦自治園圃亭謝[illegible]
詩飲酒雍容有餘如異時爲監司者君子以是[illegible]
其賢子駿以其所作八詠寄余余喜愛其詩欲作
而不可及乃書其末以遺益昌之人使刻於石以
無忘子駿之德

記子由詩

八月四日與子由同來留小詩三首葱蒨門前路行穿翠密中却來堂上看嵓谷意無窮夭矯庭中栢枯枝鵲踏消瘦皮纏鶴骨高頂轉龍腰窈窕山頭井泉遥伏澗清欲知深幾許聽放轆轤聲子由和云岧嶤山上寺近在古城中苦恨河流遠長教眼力窮盤曲山前路流年向此消興亡須一弔范叟臥山腰孤絶山南寺僧居無限清不知行道處念[illegible]聲子由詩過吾遠甚熙寧十年八月四

[illegible]

書諸公送晁繹先生詩後

晁繹先生既歿三十餘年軾始從其子復游雖不識其人而得其爲人先生爲閬中主簿以詩餞行者凡二十餘人皆一時豪傑名勝之流自景祐至今凡四十餘年而凋喪殆盡獨張君宗益在耳懷先生之盛德想諸賢之遺烈悼歲月之不居感人事之屢變故書其末使後生想見其風流云耳

題文潞公詩

送時郎中詩云一從簿畫省渀歲守坤維又浹于藩任常分乃睿恩六條遵漢寄千里奉堯咨按部

壺漿攤行春茜旆隨握蘭班已峻拔薤化方施吏
服蒲鞭恥童懷竹馬期不藏金似粟傾降雨如絲
每見求民瘼寧聞拾路遺責躬還掩閣察吏更褰
帷好續循良傳宜刊德政碑姦邪隨草靡權黠望
風移渤海繩皆治葵丘戍及朞佩牛登富庶負虎
變淳熙雲路徵賢日星郎拱極時將升嚴助室暫
輟阮咸麾挽鄧舟停水思何詠載岐魚城初解印
鳳闕即移墀曲榭青雲路離筵白紵詞疇簪縈別
恨金酒折芳枝從此三巴俗多吟蔽芾詩軾嘗得
聞潞公之語矣其雄才遠度固非小子所能窺測

至於學問之富自漢以來出入馳騁畧無遺者下迨曲技小數靡不究悉雖篤學專門之師莫能與之較然世不以此稱公豈勳德所掩覆故耶今觀其幼時詩精審研密句句皆有所考蓋其積之也久矣元豐二年二月二十九日書

自記吳興詩

僕爲吳興有游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窓幽更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也

記所作詩

吾有詩云日月出東門步尋東城游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吾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謂參寥曰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僕聞之曰吾以尻為輪以神為馬何曾上下乎參寥曰子瞻文過有理似孫子荊子荊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書曹希蘊詩

近世有婦人曹希蘊者頗能詩雖格韻不高然時有巧語嘗作墨竹詩云記得小軒岑寂夜月移疎影上東牆此語甚工

記郭震詩

蜀人任介郭震李畋皆博學能詩曉音律相與為莫逆之交游蕩不羈禮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識過人李順之將亂震游成都東郊忽賦詩曰今日出東郊東郊好春色青青原上草莫教征馬食遂走京師上書言蜀將亂不報朞年其言乃効震竟不仕介為陝西一幕官而死畋稍遷仕至尚書郎震將死其友往問之側臥欹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豈可復替名哉雖平生談諧之餘習然亦足以見其臨死而不亂也

評杜默詩

石介作三豪詩畧云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文杜默豪于師雄者豪於歌也永叔亦贈默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默之歌少見於世初不知之後聞其篇云學海門前老龍天子門前大蟲皆此等語甚矣介之無識也永叔不欲嘲咲之者此公惡爭名且為介諱也吾觀杜默豪氣正是東京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飽後所發者也作詩狂怪至盧仝馬異極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

書翟遵度詩

佳城鬱鬱頹寒煙飢雛乳獸號荒阡夜臥北斗寒
掛枕霜拱木落鴈橫天浮雲西去不復返落日東
逝隨長川乾坤未死吾尚在肯與蟪蛄論大年星
遵度自兒童已能屬文落落有聲一夕夢子美論
平生所為詩皆集中所無者覺而記兩句後遂續
之云耳

題子明詩後 并魯直跋

吾兄子明舊能飲酒至二十蕉葉乃稍醉與之同
游者眉之蟇頤山觀侯老道士歌謳而飲方是時
其豪氣逸韻豈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耶不見十

五年乃以刑名政事著聞於蜀非復昔日之子明也姪安節自蜀來云子明飲酒不過三蕉葉吾少年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矣然舊學消亡夙心掃地枵然爲世之廢物矣乃知六者有得必有喪未有兩獲者也

老道士蓋子瞻之從叔蘇愼言也今年有孫浚楫登進士第東坡自云飲三蕉葉亦是醉中語余往與東坡飲一人家不能一大觥醉眠矣曾

直題

題和王鞏六詩後

僕文章雖不逮馮衍而慨慷大節乃不愧此翁逢世祖英睿好士而獨不遇流離擯逐與僕相似而衍妻悍妒甚僕少此一事故有勝敬通之句

題陳吏部詩後

故三司副使吏部陳公軾不及見其人然少時所識一時名卿勝士多推尊之邇來前輩凋喪畧盡能稱誦公者漸不復見得其緒言遺事皆當記錄寶藏況其文章乎公之孫師仲錄公之詩二十五篇以示軾三復太息以想見公之大畧云

書贈陳季常詩

余謫黃州與陳慥季常往來每過之輒作汁字韻詩一篇季常不禁殺故以此諷之季常旣不復殺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語使人悽然也

書遵師詩

游湯泉覽留題百餘篇獨愛遵師一偈云禪庭誰作石龍頭龍口湯泉沸不休直待衆生塵垢盡我方淸冷混常流戲作一絶荅云石龍有口口無根自在流泉誰吐吞若信衆生本無垢此泉何處覓寒溫元豐七年五月十三日

書葛道純詩後

淙泳絶壁散靈煙翠洞深嵓際松風淸飄飄洒塵襟觀蘿玩猿鳥解組傲園林茶果邀眞侶觴酌洽同心曠歲懷兹賞行春始重尋聊將橫吹笛一寫山水音與高安葛格道純同游廬山簡寂觀道純誦此詩請書之石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和仲

書子由金陵天慶觀詩

興廢不可必治城今靜祠松聲聞道路竹色淨軒墀江近風雲改庭深草木滋孤墳弔遺直銘贈閔

元規元元豐三年四月家弟子由過此留詩十年七月十六日爲書之壁

書子由絶勝亭詩

夜郎秋漲水連空上有虛亭縹緲中山瀨長天宜落日江吹曠野作驚風爨煙慘淡浮前浦漁艇縱横逐釣筒未省岳陽何似此應須子細問南公蜀州新建絶勝亭舍弟十九歲作

跋翰林錢公詩後

軾鄰亂入鄉校即誦公詩今得觀其遺跡幸矣元豐八年正月二十日

題別子由詩後

先君昔愛洛城居我今亦過嵩山麓水南卜築吾豈敢試向伊川買修竹又聞緱山好泉眼傍市穿林瀉水玉想見茅簷照水開兩翁相對清如鵠元豐七年余自黃還汝往別子由於筠作數詩留別此其一也其後雖不過洛而此意未忘因康君郎中歸洛書以贈之元祐元年三月十六日軾書

跋歐陽寄王太尉詩後

豐樂坡前一醉翁餘齡有幾百憂攻平生自恃心無愧直道誠知世不容換骨莫求丹九轉榮名何

待祿千鍾明年今日如尋我潁水東西問老農此歐陽文忠公寄太尉懿敏王公詩軾與公之子定國定國姪孫子發張彥若同游寶梵定國誦此詩以遺詩人戴仲達仲達嘗從文忠公者也元祐元年四月門生蘇軾書

書黃魯直詩後二首

每見魯直詩文未嘗不絕倒然此卷語妙殆非悠悠者所識能絕倒者也是可人元祐元年八月二十二日與定國子由同觀

又

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於世

記董傳論詩

故人董傳善論詩予嘗云杜子美不免有凡語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豈非凡語耶傳笑曰此句殆爲君發凡人用意深處人罕能識此所以爲獨苦豈獨畫哉

書參寥論杜詩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棊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爾僕言公禪人亦

復愛此綺語耶寡參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
豈免一朵頤哉

記少游論詩文

秦少游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
韻者殆不可讀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韻者輒
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

題李伯祥詩

眉山矮道士李伯祥好為詩詩格亦不甚高往往
有奇語如夜過修竹寺醉打老僧門之句皆可愛
也余幼時嘗見余歎曰此郎君貴人也不知其何

孰知之

書綠筠亭詩

愛竹能延客求詩剩挂墻風梢千纛亂日影萬夫
長谷鳥驚碁響山蜂識酒香只應陶靖節解聽北
窗涼清獻先生嘗求東坡居士作綠筠亭詩曰此
吾鄉人梁處士之居也後二十五年乃見處士之
子琯請書此本紹聖二年四月十三日

題王晉卿詩後

晉卿爲僕所累僕既謫齊安晉卿亦貶武當飢寒
窮困本書生常分僕處不戚戚固宜獨怪晉卿以

貴公子罹此憂患而不失其正詩詞益工超然有世外之樂此孔子所謂可與久處約長處樂者元祐元年九月八日

書黃泥坂詞後

余在黃州大醉中作此詞小兒輩藏去稾醒後不復見也前夜與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夜坐三客飜倒几案搜索篋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讀以意尋究乃得其全文潛喜甚手録一本遺余持元本去明日得王晉卿書云吾日久購子書不厭近又以三縑博兩紙子有近書當稍以遺我毋多費我絹

也乃用澄心堂紙李承晏墨書此遺之元祐元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題憩寂圖詩 并魯直跋

元祐元年正月十二日蘇子瞻李伯時爲柳仲遠
作松石圖仲遠取杜子美詩松根胡僧憩寂寞龐
眉皓首無住着偏袒右肩露雙脚葉裏松子僧前
落之句復求伯時畫此數句爲憩寂圖子由題云
東坡自作蒼蒼石留取長松待伯時只有兩人嫌
未足兼收前世杜陵詩因次其韻云東坡雖是湖
州派竹石風流各一時前世畫師今姓李不妨題

作輞川詩文與可嘗云老夫墨竹一派近在徐州君竹雖不及石似過之此一卷公案不可不令魯直下一句

或言子瞻不當目伯時爲前身畫師流俗人不領便是詩病伯時一丘一壑不減古人誰當作此癡計子瞻此語是眞相知魯直書

題張安道詩後

因泛萍梗才名客自歎匏瓜老病身一榻從茲還倚筆不知重掃待何人元豐三年家弟子由謫官筠州張安道口占此詩爲別已而涕下安道平生

未嘗出涕向人也元祐二年十二月薨於南都將屬纊問後事但言伸意子瞻兄弟是月十一日舉哀薦福禪院録此詩留院中

書張芸叟詩

張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練西事稍能詩從高遵裕西征回途中作詩二絶一云靈州城下千株柳揔被官軍斫作薪他日玉關歸去路將何攀折贈行人一云青岡峽裏常州路十去從軍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骨將軍休上望鄉臺爲轉運判官李察所奏貶郴州監稅舜民言官軍圍靈武不下糧盡

而退西人從城上呼官軍漢人兀㩳否或仰而荅曰兀㩳城上皆大笑西人謂懃爲兀㩳也

書試院中詩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領貢舉事辟李伯時爲考校官三月初考校既畢待諸廳叅會故數往詣伯時伯時苦水悸愊愊不欲食作欲碾馬以排悶黄魯直詩先成遂得之魯直詩云儀鸞供帳饕虵行翰林濕薪爆竹聲風簾官燭淚從横木穿石盤未渠透坐窓不遨令人瘦貪馬百嚙逢一豆眼明見此玉花驄徑思着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

子瞻次韻云少年鞍馬勤遠行夜聞齧草風雨聲見此忽思短策橫千重故紙鑽未透那更陪君作詩瘦不如芋魁歸飯豆門前欲嘶御史驄詔恩三日休老翁羨君懷中雙橘紅蔡天啓晁無咎舒堯文廖明略皆繼此不能盡錄子又戲作絕句竹頭搶地風不舉文書堆案睡自語看馬欲驏頓風塵亦思歸家洗袍袴伯時笑曰有頓塵馬欲入筆疾取紙來寫之後三月六日所作皆是也眉山蘇軾書

書鬼仙詩

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中流雨濕衣折得荷花渾
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

江上檣竿一百尺山中樓臺十二重山僧樓上望
江上遥指檣竿笑殺儂

湘中老人讀黄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
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

翁嬢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衣
上花今日爲灰不堪着

浦口潮來初渺漫蓮舟溶漾採花難芳心不愜空
歸去會待潮平更折着

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
月
十得上峽日秋江風浪多巴陵一夜雨腸斷木蘭
歌
寒草白露裏亂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罷寒燭與君
同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夜與魯直壽朋天啓會
于伯時齋舍此一卷皆仙鬼作或夢中所作也又
記太平廣記中有人爲鬼物所引入墟墓皆華屋
洞戶忽爲劫墓者所驚出遂失所見但云芫花半

落松風曉清吾每愛此兩句故附之書末

記白鶴觀詩

昔游忠州白鶴觀壁上高絶處有小詩不知何人題也詩云仙人未必皆仙去還在人間人不知手把白毫從兩鹿相逢聊問姓名誰

記關右壁間詩

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却將舊斬樓蘭劒買得黃牛教子孫余舊見此詩於關右壁間愛之不知何人詩也

記西邸詩

余奉使西邸見書此數句愛而錄之云人間有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無眼禪昏昏一枕睡雖然没交涉其奈畧相似相似尚如此何況眞箇是

書出局詩

急景歸來早濃陰晚不開傾杯不能飲待得卯君來今日局中早出陰晦欲雪而子由在戶部晚出作此數句忽記十年前在彭城時王定國來相過留十餘日還南都時子由爲宋幕定國臨去求家書僕醉不能作獨以一絕與之云王郎西去路漫漫野店無人霜月寒淚濕粉牋書不得憑君送與

卯君看卯君子由小名也今日情味雖差勝彭城然不若同歸林下夜雨對床乃爲樂耳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評詩人寫物

詩人有寫物之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踈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决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花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决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功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緑葉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語蓋村學中體也元祐三年十

二月六日書付過

評七言麗句

七言之偉麗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五更曉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爾後寂寞無聞焉直至歐陽永叔滄波萬古流不盡白鶴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可以並驅爭先矣軾亦云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又云露布朝馳玉關塞捷書夜到甘泉宮亦庶幾焉爾

讀文宗詩句

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世未有續之者予亦有詩云臥聞踈響梧桐雨獨詠微凉殿閣風

書辯才次韻參寥詩

嵓栖木食已皤然交舊何人慰眼前素與晝公心印合每思秦子意珠圓當年步月來幽谷柱杖穿雲冒夕煙臺閣山林本無異故應文字未離禪辯才作此詩時年八十一矣平生不學作詩如風吹水自成文理而參寥與吾輩詩乃如巧人織繡耳

書參寥詩

僕在黃州參寥自吳中來訪館之東坡一日夢見參寥所作詩覺而記其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僕出守錢塘而參寥始卜居西湖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縫間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僕與客泛湖自孤山來謁參寥汲泉鑽火烹黃蘖茶忽悟所夢詩兆於七年之前衆客皆驚歎知傳記所載非虛語也元祐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書

記謝中舍詩

冦元弼言去歲徐州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

甚作詩忽詠落梅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砑光帽一曲舞山香父驚問之若有物憑附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砑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羣臣有舞者戴砑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云

書蘇子美金魚詩

舊讀蘇子美六和寺詩云松橋待金魚竟日獨遲留初不諭此語及倅錢塘乃知寺後池中有此魚如金色也昨日復游池上投餅餌久之乃略出不食復入不可復見自子美作詩至今四十餘年子

美已有遲留之語苟非難進易退而不妄食安能如此壽耶

題張子野詩集後

張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餘技耳華州西溪云浮萍破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草聲與余和詩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胡蝶爲春忙若此之類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昔周昉畫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有周昉士女皆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歟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書所和回先生詩

回先生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東坡居士和云世俗何知貧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覓素書熈寧元年八月十九日有道人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句壁上自稱回山人東老送之出門至石橋上先渡橋數十步不知其所往或曰此呂先生洞賓也七年僕過晋陵見東老之子偕道其事時東老旣沒三年矣爲和此詩其後十六年復與偕相遇錢塘更爲書之偕字君與有文行世其家云元祐五年五月二十

五日東坡先生書

記里舍聯句

幼時里人程建用楊堯咨舍弟子由會學舍中大雨聯句六言程云庭松偃仰如醉楊即云夏雨凄涼似秋余云有客高吟擁鼻子由云無人共喫饅頭坐皆絶倒今四十餘年矣

題鳳山詩後

楊君詩殊有可觀之言長韻尤可喜然求免於寒苦而不可得悲夫此道之不售於世也久矣

題歐陽公遊張著作詩後

詩中雖不著歲月有厭京已弄春之語是則自洛還館中未久去夷陵之行無幾矣元祐六年東坡居士觀於汝南東閣

書潁州禱雨詩

元祐六年十月潁州久旱聞潁上有張龍公神祠極靈異乃齋戒遣男迨與州學教授陳履常往禱之迨亦頗信道教沐浴齋居而往明日當以龍骨至天色少變二十六日景貺履常二歐陽作詩云後夜龍作雲天明雪塡渠夢囘聞剥啄誰呼趙陳予景貺拊掌曰句法甚新前此未有此法 李黙曰

[illegible]長官請客吏請客目曰主簿少府我即此書也相與笑語至三更歸時星斗燦然就枕未幾而雞已鳴矣至朔旦日作五人者復會於郡齋既感歎龍公之威德復嘉詩語之不謬李黙欲書之以為異日一笑是日景貺出追詩云吾儕歸臥髀欲裂會友携壺勞行役僕笑曰是男也好勇過我

書李簡夫詩集後

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

古今賢之貴其眞也李公簡夫以文學政事有聞於天聖以來而謝事退居於嘉祐之末熙寧之初平生不眩於聲利不慼於窮約安於所遇而樂之終身者庶幾乎淵明之眞也熙寧三年軾始過陳欲求見公而公病矣後二十年得其手錄詩七十篇於其孫公輔讀之太息曰君子哉若人今亡矣夫元祐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題梅聖俞詩後

驛使前時走馬回北人初識越人梅清香莫把酴醿比祇欠溪頭月下杯梅二丈長身秀眉大耳紅

頻飲酒過百盞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吾雖後輩猶及與之周旋覽其親書詩如見其抵掌談笑也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跋再送蔣穎叔詩後

穎叔未有帥洮之命作扈駕詩軾和之有遊魂之句遂成吟讖正月十六日偶謁錢穆父作小詩寫之扇上穎叔穆父仲至皆和軾亦再賦請穎叔收此扇與此軸旋復迎勞吾詩之必讖也

記寶山題詩

予昔在錢塘一日晝寢於寶山僧舍起題其壁云

七尺頑軀走世塵十圍便腹貯天眞此中空洞全無物何止容君數百人其後有數小子亦題名壁上見者乃謂予誚之也周伯仁所謂君者乃王茂弘之流豈此等輩哉世子多諱蓋僭者也吾嘗作李太白眞贊云生平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瞋吾今復書此者欲使後之小人少知自揆也

書石芝之詩後

中山教授馬君文登人也蓋嘗得石芝食之故作此詩同賦一篇目昏不能多書令小兒執筆獨題

[illegible]數字

書蜀僧詩

王中令既平蜀捕逐餘寇與部隊相遠飢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而赦之問求蔬食僧對曰有肉無蔬公益奇之餽以蒸猪頭食之甚美公喜問僧止能飲酒食肉耶爲他有技也僧自言能爲詩公命賦蒸豚操筆立成云觜長毛短淺含臕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巳將蕉葉裹熟時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軟熟真堪玉筯挑若把氈根來比並氈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衣師號元祐九年二月十三

日偶與公之玄孫訥道此因記之

書彭城觀月詩

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余十八年前中秋夜與子由觀月彭城作此詩以陽關歌之今復此夜宿於贛上方遷嶺表獨歌此曲聊復書之以識一時之事殊未覺有今夕之悲懸知有他日之喜也

記樂天詩西掖通東省詩

元祐元年予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泄欲以舍人厛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予白執政

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樹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偶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窻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隔窻小飲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窻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

書潤州道上詩

行歌野哭兩堪悲遠火低星漸向微病眼不眠非守歲鄉音無伴苦思歸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頭輕感髮稀只有殘燈不嫌客孤舟一夜許相依僕時三十九歲潤州道中值除夜而作後二十年在

惠州守歲録付過

書李主詞

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爲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蒼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既爲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坊離曲哉

題秧馬歌後　四首

惠州博羅縣令林君抃勤民恤農僕出此歌以示之林君喜甚躬率田者製作閱試以謂背雖當如

覆瓦然須起首尾如馬鞍狀使前却有力今惠州民皆已施用甚便之念浙中稻米幾半天下獨未知爲此而僕又有薄田在陽羨意欲以教之適會衢州進士梁君琯過我而西乃得指示口授其詳歸見張秉道可備言範式尺寸及乘馭之狀仍製一枚傳之吳人因以教陽羨兒子尤幸也本欲作秉道書又懶此間諸事可問梁君具詳也試更以示西湖智果妙總禪師參寥子以發萬里一笑尤佳也紹聖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軾書

又

林傳羅又云以榆棗爲腹患其重當以梔木則滑而輕矣又云俯傴秧田非獨腰脊之苦而農夫例於脛上打洗秧根積久皆至瘡爛今得秧馬則又於兩小頰子上打洗又完其脛矣

又

翟東玉將令龍川從予求秧馬式而去此老農之事何足云者然已知其志之在民也願君以古人爲師使民不畏吏則東作西成不勸而自力是家賜之牛而人予之種豈特一秧馬之比哉

又

吾嘗在湖北見農夫用秧馬行泥中極便頃來江西作秧馬歌以教人罕有從者近讀唐書回鶻部族黠戛斯傳其人以木馬行水上以板薦之以曲木支腋下一蹴輒百餘步意殆與秧馬類歟聊復記之異日詳問其狀以告江南人也

書陸道士詩

江南人好作盤游飯鮓脯膾炙無不有然皆埋之飯中故里諺云撅得窖子羅浮潁老取凡飲食雜烹之名谷董羹坐客皆稱善詩人陸道士遂出一聯句云投醪谷董羹鍋裏撅窖盤游飯碗中東坡

大喜乃爲録之以付江秀才收爲異時一笑吳子野云此羨可以澆佛翟夫子無言但嚥唾而已丙子十二月八日

記劉景文詩

劉季孫景文平之子也慷慨奇士博學能詩僕薦之得隰州以殁哀哉嘗有詩寄僕曰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能插菊花無死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三萬軸畫數百幅耳

書景文詩後

景文有英偉氣如三國時士陳元龍之流讀此詩

可以想見其人以中壽沒於黑州哀哉哀哉曇秀學道離愛人也然常出其詩與余相對泣下丁丑正月六日

書曇秀詩

予在廣陵與晁無咎曇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客去予醉臥舟中曇秀作詩云扁舟乘興到山光古寺臨流勝氣藏慙愧南風知我意吹將草木作天香予和云閑囊清游借隙光醉時眞境發天藏夢囘拾得吹來句十里南風草木香予昔對歐陽文忠公誦文與可詩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

公云此非與可詩世間元有此句與可拾得耳後三年秀來惠州見予偶記此事

記虜使誦詩

昔余與北使劉霄會食霄誦僕詩云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公豈不飲者耶虜亦喜吾詩可怪也

書邁詩

兒子邁幼時嘗作林檎詩云熟顆無風時自脫半腮迎日鬭先紅於等輩中亦號有思致者今已老無他技但亦時出新句也嘗作酸棗尉有詩云葉

隨流水歸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亦可喜也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

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朴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王元之韓魏公嘗辱居焉以誇於四方之人元之自黃遷蘄州沒于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黃人獨私以爲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邦也歟抑一二公與此州

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爲郡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魏公以家艱從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賁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築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募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爲黃人無窮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幾託此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記

記參寥詩

昨夜夢參寥師手携一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詩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云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一詩以記其事

書王太尉送行詩後

杜衍　賈黯　宋敏求　司馬光
王安石　蘇頌　王疇　邵亢
元絳　王純臣　呂夏卿　張瓌
何涉　謝仲弓　陳洙　胡恢

王舉正　趙槩　張揆　曾公亮
王珪　王洙　曾公定　胡宿
范鎮　李復圭　張芻　吳幾復
范百之　晁仲衍　石揚休　李綯
宋敏脩
右三十三人
丁叟　郭勸　齊廓　馬仲甫
令狐挺　施昌言　呂居簡　孫沔
劉瑾　馮浩　黃灝　韓鐸
李師中　李若渝　李壽朋　劉參

張師中　李先　楚泰　洪亶
周延雋　錢延年　解賓王　黃從政
孟詢　閻顒　謝繖　張孜
吳可幾　范寬之　張中庸　鮑光
閔從周

右三十三人

送行詩上下二卷凡六十有六人慶曆皇祐間朝廷號稱多士故光祿卿贈太尉王公挂冠歸江陵作詩紀行者多一時之傑嗚呼唐虞之際於斯爲盛非獨以見王公取友之端亦足以知朝廷得士

之美也昔柳宗元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墓碑之陰考之於史卓然知名者葢二十人宗元曰先君之所友天下之善士舉集焉余於王公亦云元符元年十月初七日

跋黔安居士漁父詞

魯直作此詞清新婉麗問其得意處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此乃眞得漁父家風也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大瀾浪乎

記臨江驛詩

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

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李白當年流夜郎中原無復漢文章納官贖罪人何在志士臨風淚數行紹聖間臨江軍驛壁上得此詩不知誰氏子作也

記㳂流館詩

簾卷窻穿戶不扃隙塵風葉亂縱橫幽人睡足誰呼覺欹枕牀前有月明紹聖間人得此詩於㳂流館中不知何人詩也今錄之以益篋笥之藏

書羅浮五色雀詩

羅浮有五色雀以絳羽爲長餘皆從之東西俗云有貴人入山則出余安道有詩云多謝珎禽不隨

俗謫官猶作貴人看余過南華亦見之海南人則謂之鳳皇云久旱而見則雨潦則反是及謫儋耳亦嘗集於城南所居余今日游進士黎威家又集庭下鏘然和鳴回翔久之余舉酒囑之汝若爲余來者當再集也已而果然

書秦少游挽詞後

庚辰歲六月二十五日予與少游相別於海康意色自若與平日不少異但自作挽詞一篇人或怪之予以謂少游齊死生了物我戲出此語無足怪者已而北歸至藤州以八月十二日卒於光化亭

且鳴嚶豈亦自知當然者耶乃錄其詩云

書聖俞贈歐陽閑詩後

空心如萌芽忽與春風動又隨落花飛去作江南夢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凰栖在桂林烏哺不得其無忘桂枝榮舉酒一以送右宛陵先生梅聖俞詩先君與聖俞游時余與子由年甚少世未有知者聖俞極稱之家有老人泉聖俞作詩曰泉上有老人隱見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泉中若有魚與子同徜徉泉中苟無魚子特玩滄浪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

遵去爲仲尼歎出爲盛時翔方今天子聖無滯彼
泉傍聖俞沒今四十年矣南遷過合浦見其門人
歐陽晦夫出所爲送行詩晦夫年六十六矣尚少
一歲鬚鬢皆皓然固窮亦畧相似於是執手大笑
曰聖俞之所謂鳳者例皆如是哉天下皆言聖俞
以詩窮吾二人者又窮於聖俞可不大笑乎元符
三年月日書

書王公峽中詩刻後

軾蜀人往來古信州山川草木可以默數老病流
落無復歸日冥蒙奄靄時發於夢想而已庚辰歲

蒙恩移永州過南海見部刺史王公進叔出先太尉峽中石刻諸詩反復玩味則赤甲白鹽灩澦黃牛之狀凜然在人目中矣十月十六日軾書

書石曼卿詩筆後

范文正公祭曼卿文其畧曰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是哀曼卿之詩氣豪而竒大愛杜甫酷能似之曼卿之筆顔筋柳骨散落人間寶爲神物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兮如生希世之人死爲神明方此時世未有言曼卿爲神仙事後十餘年乃有芙蓉之說

不知文正公偶然之言乎抑亦有以知之也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書

書馮祖仁父詩後

國家承平百餘年嶺海間學者彬彬出焉時余襄公既沒未有甚顯者豈張九齡姜公輔獨出於唐乎亶楊馮氏多賢有文者河源令齊參祖仁出其先君子詩七篇燦然有唐人風方知祖仁之賢蓋有自云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書程全父詩後

讀其詩知其爲君子如天偉豈易得哉予識之於

罪謫之中不獨無以發揚其人適足以汚累之乃書以屬過子善藏之異時必有知此子者元符三年十二月日

書蘇養直詩

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滿棹歸來晚秋着蘆花一岸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兩鬢吹華髮萬事不理醉復醒長占煙波弄明月此篇若置在太白集中誰復疑其非也乃吾宗養直所作淸江曲云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日

書秦少游詞後

少游昔在處州嘗夢中作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夭矯轉空碧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供奉官儂君沔居湖南喜從遷客游尤爲呂元鈞所稱又能誦少游事甚詳爲余道此詞至流涕乃錄本使藏之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十一日

題楊朴妻詩

眞宗東封還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
朴能爲詩召
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
曰無有
惟臣妻一絶云且休落托貪杯酒
愛詠

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命其子一官就養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老妻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妻不覺失笑予乃出又昔年過洛見李公柬之言楊朴妻贈行一絶因覽魏處士詩偶復記之

書章詧詩

章詧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曉用太守上素薦賜號冲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云東嶽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游青城濯足水中咍謂士寧曰脚踏西溪流去水士寧荅曰

手持東嶽送來書詧大驚不知其所自也未幾詧
果死

書過送曇秀詩後

三年避地少經過十日論詩喜琢磨自欲灰心老
南岳猶能璽足慰東坡來時野寺無魚鼓去後閑
門有雀羅從此期師眞似月斷雲時復掛星河僕
在廣陵作詩送曇秀云老芝如雲月烱烱時一出
今曇秀復來惠州見余余病已絶不作詩兒子過
粗能搜句時有可觀此篇殆咄咄逼老人矣特爲
書之以滿行橐丁丑正月二十一日

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

右歐陽文忠公爲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軾嘗聞之於公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爲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爲起鞠躬堂下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云一日與元珍泝峽謁黃

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爲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爲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黃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况其大者公旣爲神所禮而猶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爲録之正月二十日眉山蘇軾書

記夢詩文

昨夜欲曉夢客有携詩文見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賊其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又有數句若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所以不修以賊其牛元豐七年三月十一日

記夢中句

昨日夢人告我云知眞饗佛壽識妄喫天廚余甚領其意或曰眞卽饗佛壽不妄喫天廚余曰眞卽是佛不妄卽是天何但饗而喫之乎其人甚可余言

書清泉寺詞

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師店余將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龎安時善醫而聾安時雖聾而頴悟過人以指畫字不盡數字輒了人深意余戲之云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莫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日極飲而歸

自記廬山詩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日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掛百錢游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既而哂前言之謬復作兩絕句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懷淸賞神游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眞箇在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開元寺主求詩爲作一絕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

來唯有謫仙詞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徃來山南北十餘日以爲勝絕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二詩最後與摠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山之詩盡於此矣

書子由夢中詩

元豐八年正月旦日子由夢李士寧相過草草爲具夢中贈一絕句云先生惠然肯見客旋買雞豚旋烹炙人間飲酒未須嫌歸去蓬萊却無喫明年

閏二月六日爲子道之書以遺遲子

記鬼詩

秦大虛言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徑起出門主人追之客已醉甚將赴水者主人急持之客曰婦人以詩招我其詞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蒼黃就之不知其爲水也然客亦無他夜會說鬼參寥舉此聊爲記之

題張白雲詩後

張俞少愚西蜀隱君子也與予先君游居岷山下

白雲溪自號白雲居士本有經世志特以自重難合故老死草野非槁項黃馘盜名者也偶游西湖靜軒見其遺句懷仰其人命寺僧刻之元祐五年九月五日

記黃州對月詩

僕在黃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謫居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已死今年子

豈復爲古人哀哉

書黃州詩記劉原父語

昔爲鳳翔幕官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淸玉絜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淸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强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霸王之畧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

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蓋記
原父語也原父既沒久矣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強
人意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悲夫

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
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
昔為鳳翔幕官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
書黄州詩記劉原父語
近歲為古人哀詞

題跋 書帖二

書摹本蘭亭後

外寄所託改作因寄於今所欣改作向之豈不哀哉改作痛哉良可悲改作悲夫有感於斯改作斯文凡塗兩字改六字注四字曾不知老之將至誤作僧已為陳迹誤作以亦猶今之視昔誤作由舊說此文字有重者皆搆別體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又嘗見一本比此微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得不及此本遠矣子由自河朔持歸

寶月大師惟簡請其本令左綿僧意祖摹刻於石
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

題蘭亭記

眞本已入昭陵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
愈遠此本當復缺壞則後生所見愈微愈疎矣

題逸少帖

逸少爲王述所困自誓去官超然於事物之外嘗
自言吾當卒以樂死然欲一游岷嶺勤勤如此而
至死不果乃知山水遊放之樂自是人生難必之
事況於市朝眷戀之徒而出山林獨往之言固已

疎矣

題遺教經

僕嘗見歐陽文忠公云遺教經非逸少筆以其言觀之信若不妄然自逸少在時小兒亂眞自不解辨况數百年後傳刻之餘而欲必其眞僞難矣顧筆畫精穩自可爲師法

題筆陣圖 王晉卿所藏

筆墨之迹託於有形有形則有弊苟不至於無而自樂於一時聊寓其心忘憂晚歲則猶賢於博奕也雖然不假外物而有守於内者聖賢之高致也

惟顏子得之

題二王書

筆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獻之筆禿千管墨磨萬鋌不作張芝作索靖

題晉人帖

唐太宗購晉人書自二王以下僅千軸蘭亭以玉匣葬昭陵世無復見其餘皆在秘府至武后時爲張易之兄弟所竊後遂流落人間在王涯趙延賞家涯敗爲軍人所刼剥去金玉軸而棄其書余嘗於李都尉瑋處見晉人數帖皆有小印涯字意其

爲王氏物也有謝尚謝鯤王衍等帖皆奇而夷甫獨超然如羣鶴聳翅欲飛而未起也

題蕭子雲帖

蕭子雲嘗答敕云臣昔不能賞拔隨時所貴規模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學隸法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乃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法洞微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邇以來自覺功進文見齊史本傳今閣下法帖十卷中有衛夫人與一僧書班班取子雲此文其僞妄無疑也又有王逸

跋褚薛臨帖

王會稽父子書存於世者蓋一二數唐人褚薛之流硬黃臨放亦足爲貴

辨法帖

辨書之難正如聽響切脉知其美惡則可自謂必能正名之者皆過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眞僞相雜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餞行一帖乃張說文又有不具釋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疎謬余嘗於秘閣觀墨跡皆唐人硬黃上臨本惟鵞羣一帖似是獻之眞筆後又於李瑋都尉家見謝尚王

衍等數人書超然絕俗考其印記王涯家本其他但得唐人臨本皆可畜

辨官本法帖 并以下十篇皆官本法帖

此卷有云伯趙鳴而戒晨爽鳩習而揚武此張說送賈至文也乃知法帖中眞僞相半

疑二王書

梁武帝使殷鐵石臨右軍書而此帖有與鐵石共書語恐非二王書學亦不甚工覽者可細辨也

題逸少書

此卷有永足下還來一帖其後云不具釋智永白

而云逸少書余觀其語云謹此代申唐末以來乃有此等語而書至不工乃流俗僞造永禪師書耳

又

逸少謂此郡難治云吾何故舍逸而就勞當是爲懷祖所撿察耳

又

蘭亭樂毅東方先生三帖皆妙絕雖摹寫屢傳猶有昔人用筆意思比之遺教經則有間矣

題子敬書

子敬雖無過人事業然謝安欲使書宮殿榜竟不

致發口其氣節高逸有足嘉者此書一卷尤可愛

題衛夫人書

衛夫人書既不甚工語意鄙俗而云奉勑勑字從力館字從舍皆流俗所爲耳

題山公啓事帖

此卷有山公啓事使人愛玩尤不與他書比然吾嘗怪山公薦阮咸之清正寡欲咸之所爲可謂不然者矣意以謂心迹不相關此最晉人之病也

題衛恒帖

恒衛瓘子本傳有論書勢四篇其詞極美其後與

罹同遇害云

題唐太宗帖

太宗忼暴如此至於妻子間乃有忌欲均死之語固牽於愛者也

題蕭子雲書

唐太宗評蕭子雲書云行行如紆春蚓字字若綰秋蛇今觀其遺跡信虗得名耳

跋庾征西帖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曰浪得名耳已而坐臥其下三日不能去庾征西初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鶩

之論後乃以謂伯英再生今不逮子敬甚遠正可比羊欣耳

題法帖二

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即浩也耶

杜庭之書爲世所貴重乃不編入何也

題晉武書

昨日閣下見晉武帝書甚有英偉氣乃知唐太宗書時有似之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門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吾君也居移氣養移體信

非虛語矣

題羊欣帖

此帖在王文惠公家軾得其摹本於公之子清臣遺吳興太守孫莘老使刻石置墨妙亭中

書逸少竹葉帖

王逸少竹葉帖長安水丘氏傳寶之今不知所在三十年前見其摹本於雷壽

跋衛夫人書

此書近妄庸人傳作衛夫人書耳晉人風流豈爾惡耶

跋桓元子書

蜀平天下大慶東兵安其理當早一報此桓子書蜀平蓋討譙縱時也僕喜臨之人間當有數百本也

跋葉致遠所藏永禪師千文

永禪師欲存王氏典刑以爲百家法祖故舉用舊法非不能出新意求變態也然其意已逸於繩墨之外矣云下歐虞殆非至論若復疑其臨放者又在此論下矣

跋王鞏所收藏眞書

僧藏眞書七紙開封王君蕣所藏君侍親平凉始得其二而兩紙在張鄧公家其後馮公當世又獲其三雖所從分異者不可考然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屬也君鄧公外孫而與當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余嘗愛梁武帝評書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譽觀者不以爲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爲人儻蕩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沒人之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萬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有道者耶

題顔公書畫贊

顔魯公平生寫碑惟東方朔畫贊爲清雄字間櫛

此而不失清遠其後見逸少本乃知魯公字字臨
此書雖小大相懸而氣韻良是非自得於書未易
爲言此也

題魯公帖

觀其書有以得其爲人則君子小人必見於書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猶不可而況書乎吾觀顏公書未嘗不想見其風采非徒得其爲人而已凜乎若見其誚盧杞而叱希烈何也其理與韓非竊斧之說無異然人之字畫工拙之外蓋皆有趣亦有以見其爲人邪正之粗云

題魯公放生池碑

湖州有顏魯公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魯公知肅宗有愧於是也故以此諫孰謂公區區於放生哉

題魯公書草

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顏魯公與定襄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爲奇特信乎自然動有姿態乃知瓦注賢於黃金雖公猶未免也

書張少公判狀

張旭爲常熟尉有父老訴事爲判其狀欣然持去不數日復有所訴亦爲判之他日復來張甚怒以爲好訟叩頭曰非敢訟也誠見少公筆勢殊妙欲家藏之爾張驚問其詳則其父盖天下工書者也張由此盡得筆法之妙古人得筆法有所自張以劒器容有是理雷太簡乃云聞江聲而筆法進文與可亦言見蛇鬬而草書長此殆謬矣

書張長史草書

張長史草書必俟醉或以爲奇醒即天眞不全此乃長史未妙猶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嘗寄於酒

乎僕亦未免此事

跋懷素帖

懷素書極不佳用筆意趣乃似周越之險劣此近世小人所作也而堯夫不能辨亦可怪矣

跋王荆公書

荆公書得無法之法然不可學無法故僕書盡意作之似蔡君謨稍得意似楊風子更放似言法華

跋胡霈然書匣後

唐文皇好逸少書故其子孫及當時士人爭學二王筆法至開元天寶間尤盛而胡霈然最為工妙

以宗盟覆有家藏也

跋咸通湖州刺史牒

唐人以身言書判取士故人人能書此牒近時待詔所不及況州鎮書史乎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

書太宗皇帝急就章

軾近至終南太平宮得觀三聖遺迹有太宗書急就章一卷爲妙絶自古英主少有不工書曾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軾於書亦云

書所作字後

獻之少時學書逸少從後取其筆而不可知其長大必能名世僕以爲不然知書不在於筆牢浩然聽筆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爲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獨以其小兒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筆不然則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書也治平甲辰十月二十七日自岐下罷過謁石才翁君強使書此數幅僕豈曉書而君最關中之名書者幸勿出之令人笑也軾書

書王石草書

王亞甫石才翁劉辭公草書公言二子一似[illegible]

行頭吹笛座客皆不曉公爲解之若非妙手不敢
向馬行頭吹也熈寧元年十二月晦書

題蔡君謨帖

慈雅游北方十七年而歸退老於孤山下益十八年矣平生所與往還略無在者偶出蔡公書簡觀之反覆悲歎耆老凋喪舉世所惜慈雅之嘆益有以也

跋蔡君謨書海會寺記

君謨寫此時年二十八其後三十二年當熈寧甲寅軾自杭來臨安借觀而君謨之没已六年矣明

師之齒七十有四耳益聰目益明寺益完壯竹林橋上暮山依然有足感嘆者因師之行又念竹林橋看暮山乃人間絶勝之處自馳想耳

論君謨書

歐陽文忠公論書云蔡君謨獨步當世此爲至論言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爲小疎也天資旣高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近歲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故特明之

物一理也通其意則無適而不可分科而醫醫之衰也占色而畫畫之陋也和緩之醫不別老少曹吳之畫不擇人物謂彼長於是則可也曰能是不能是則不可世之書篆不兼隸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謨眞行草隸無不如意其遺力餘意變爲飛白可愛而不可學非通其意能如是乎

跋君謨書賦

余評近歲書以君謨爲第一而論者或不然殆未易與不知者言也書法當自小楷出豈未有能正

書而以行草稱也君謨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知其本末矣

跋君謨書

僕論書以君謨爲當世第一多以爲不然然僕終守此説也

題李十八淨因雜書

劉十五論李十八草書謂之鸚哥嬌意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其後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比舊如何僕答云可作秦吉了也然僕此書自有公在乾侯之態也子瞻書

跋董儲書

董儲郎中密州安丘人能詩有名寶元慶曆間其書尤工而人莫知僕以爲勝西臺也

又

密州董儲亦能書近歲未見其比然人猶以爲不然僕固非善書者而世稱之以是知是非之難齊也

跋文與可草書

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眞行劉貢父謂之鸚哥嬌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來何如僕對

可謂秦吉了矣與可聞之大笑是日坐人爭索與可草書落筆如風初不經意劉意謂鸜鵒之於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十月一日

評草書

書初無意於嘉乃嘉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忽忽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忽忽不及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此弊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怪者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論書

書必有神氣骨肉血五者闕一不爲成書也

題醉草

吾醉後能作大草醒後自以爲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爲奇耳

題七月二十日帖

江左僧寶索靖七月二十日帖僕亦以是日醉書五紙細觀筆迹與二妙爲三每紙皆記年月是歲熈寧十年也

跋楊文公書後

楊文公相去未久而筆迹已難得其爲人貴重加

此豈以斯人之風流不可復見故耶元豐戊午四月十六日題

跋杜祁公書

正獻公晚乃學草書遂爲一代之絕公書政使不工猶當傳世寶之況其清閑妙麗得昔人風氣如此耶

跋陳隱居書

陳公密出其祖隱居先生之書相示軾聞之蔡君謨先生之書如三公被袞冕立玉墀之上軾亦以爲學先生之書如馬文淵所謂學龍伯高之爲人

也書法備於正書溢而爲行草未能正書而能行草猶未嘗莊語而輙放言無是道也

跋歐陽文忠公書

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膏潤無窮後人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曄如也

跋歐陽家書

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知與新婦諸孫等各安守官無事頓解遠想吾此哀苦如常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金列官品當思報効偶此多事

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汝可觀此爲戒也已寒好將息不具吾書送通理十二郎

凡人勉强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眞僞此歐陽文忠公與其弟姪家書也元豐二年四月十二日蘇軾題

跋陳氏歐帖

虛示近文只如此作便得也但古詩中時復要一聯對屬尤見工夫并門當因書言去昔選人有陳奇者舉主十六人　仁宗見其未嘗歷選調皆不改官以戒馳騖者初官亦少安之

右陳敏善所藏歐公帖軾聞公之幼子季默編公之牋牘為一集此數帖尤有益於世者當録以寄季默也

跋錢君倚書遺教經

人貌有好醜而君子小人之態不可掩也言有辯訥而君子小人之氣不可欺也書有工拙而君子

小人之心不可亂也錢公雖不學書然觀其書知其爲挺然忠信禮義人也軾在杭州與其子世雄爲僚因得觀其所書佛遺教經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勢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今君倚之書蓋訒云

書韋郇公寫遺教經

韋文簡公楷法尤妙足以見前人篤實謹厚之餘風也

跋所書清虛堂記

世多藏予書者而子由獨無有以求之者衆而子由亦以余書爲可以必取故每以與人不惜昔人

求書法至拊心嘔血而不獲求安心法裸雪沒腰僅乃得之今子由旣輕以余書予人可也又以其微妙之法言不待憤悱而發豈不過哉然王君之爲人蓋可與言此者他人當以余言爲戒

跋所書摩利支經後

姪安節於元豐庚申六月大水中舟行下峽常持此經得脫險難明年十二月至黃州見軾乞寫此本持歸蜀眉陽蘇軾書

評楊氏所藏歐蔡書

自顏柳氏沒筆法衰絶加以唐末喪亂人物彫落

唐滅五代文采風流掃地盡矣獨楊公凝式筆迹雄傑有二王顏柳之餘此眞可謂書之豪傑不爲時世所汩沒者國初李建中號爲能書然格韻卑濁猶有唐末以來衰陋之氣其餘未見有卓然追配前人者獨蔡君書天資旣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爲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隸小劣又嘗出意作飛白自言有翔龍舞鳳之勢識者不以爲過歐陽文忠公書自是學者所共儀刑庶幾如見其人者使不工猶當傳寶況其精勤敏妙自成一家

予楊君畜二公書過黃州出以相示偶爲評之

雜評

楊凝式書頗類顏行李建中書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李國士本無所得舍險瘦一字不成宋宣獻書清而復寒正類李留臺重而復寒俱不能濟所不足蘇子美兄弟俱太俊非有餘乃不足也蔡君謨爲近世第一但大字不如小字草不如眞眞不如行也

王文甫達軒評書

唐末五代文章卑陋字畫隨之楊公凝式筆爲雄

往往與顏柳相上下甚可怪也今世多稱李建中宋宣獻此二人書僕所不曉宋寒而李俗殆是浪得名惟近日蔡君謨天資旣高而學亦至當爲本朝第一

書贈王文甫

王文甫好典買古書畫諸物今日典端硯及陳歸聖篆字余請攀歸聖例每日持一兩紙典文甫言甚善川僧清悟在旁知狀

書贈王十六

王十六秀才禹錫好蓄余書相從三年得兩牛腰

旣入太學事不可致乃留文甫許然緘鎖甚[illegible]甫云相與有瓜葛那得爾耶十六及第當以鳳[illegible]風字大硯與之請文甫收此爲據十六及第當以石綠天猊爲僕作利市也

記潘延之評子書

潘延之謂子由曰尋常於石刻見子瞻書今見眞迹乃知爲顏魯公不二嘗評魯公書與杜子美詩相似一出之後前人皆廢若子書者乃似魯公而不廢前人者也

書贈徐大正

此蔡公家賜紙也建安徐大正得之於公之子穀來求東坡居士草書居士既醉爲作此數紙得之天下奇男子也世未有用之者然丈夫窮達固自有時耶

江湖間有鳥鳴於四五月其聲若云麦熟即快活今年二麦如雲此鳥不妄言也

或問東坡草書坡云不會進云學人不會坡云則我也不會

跋李康年篆心經後

江夏李君康年好古博學而小篆尤精以私忌日

篆般若心經爲其親追福而求余爲跋尾余聞此經雖不離言語文字而欲以文字見欲以言語求則不可得篆畫之工蓋亦無施於此況所謂跋尾者乎然人之欲薦其親必歸於佛而作佛事當各以其所能雖畫地聚沙莫不具足而況篆字之工若此者耶獨恐觀者以字法之工便作勝解故書其末普告觀者莫作是念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跋文與可論草書後

余學草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

因見道上鬬蛇遂得其妙乃知顛素之各有所悟然後至於此耳

留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書夜夢則見蛟蛇糾結數年或晝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所見亦可患與可之所見豈眞蛇耶抑草書之精也予平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噱此語恨不令與可聞之令其捧腹絶倒也

跋草書後

僕醉後輒作草書十數行覺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也

跋先君與孫叔靜帖 并書

承借示新文及累爲臨訪甚荷勤眷文字已細觀甚善甚善必欲求所未至如中正論引舜爲證此是時文之病凡論意立而理明不必覓事應副誠未之思專此不宣

嘉祐治平閒先君編修太常因革禮在京師學者多從講問而孫叔靜兄弟皆篤學能文先君亟稱之先君既歿十有八年軾謫居於黃叔靜自京師過蘄枉道過軾出先君手書以相示軾請受而藏之叔靜不可遂歸之先君平生往還書疏多口占

以授子弟而此獨其眞跡信於叔靜兄弟厚善也卯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軾記

跋先君書送吳職方引

先伯父及第吳公榜中而軾與其子子上再世爲同年契故深矣始先君家居人罕知之者公携其文至京師歐陽文忠公始見而知之公與文忠交蓋久故文忠謫夷陵時贈公詩有落筆妙天下之語軾自黃遷於汝舟過慈湖子上昆仲出此文相示乃泣而書之元豐七年四月十四日軾謹記

跋蔡君謨書

僕嘗論君謨書爲本朝第一議者多以爲不然或謂君謨書爲弱此殊非知書者若江南李主外託勤儉而實無有此眞可謂弱者世以李王爲徤則宜以君謨爲弱也元豐八年七月四日

記與君謨論書

作字要手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韻於靜中自是一樂事然常患少暇豈於其所樂常不足耶自蘇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絶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往往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言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舊處君謨頗諾以謂能取

譬今思此語已四十餘年竟如何哉

跋范文正公帖

軾自省事便欲一見范文正公而終不可得覽其遺蹟至於泫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可不哀哉元豐八年九月一日

題陳履常書

此書旣以遺荆州李翹叟繼而亡其本後從翹叟借來謄不輒為役夫盜去賣與龍安寺千部院僧盜事覺追取得之後歸翹叟翹叟屢來索此卷云恐為人盜去予謂不然乃果見盜夫不疑於物物

亦誠焉魏叟一動其心遂果致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誠然哉

題顔長道書

故人楊元素顔長道孫莘老皆工文而拙書或不可識而孫莘老尤甚不論他人莘老徐觀之亦自不識也三人相見輒以此爲歎今皆爲陳迹使人哽噎

跋秦少游書

少游近日草書便有東晉風味作詩增奇麗乃知此人不可使閑遂兼百技矣技進而道不進則不

可少游乃技道兩進也

跋黃魯直草書

草書祇要有筆霍去病所謂不至學古兵法者爲過之魯直書去病穿城蹋鞠此正不學古兵法之過也學卽不是不學亦不可子瞻書

跋魯直爲王晉卿小書爾雅

魯直以平等觀作欹側字以眞實相出游戲法以磊落人書細碎事可謂三反

跋王晉卿所藏蓮華經 經七卷如筯麄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眞書難於飄揚草書難於

嚴重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今君所藏抑又可珍卷之盈握沙界已屑讀未終篇目力可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蠻觸棘刺之端可以刻沐猴嗟嘆之餘聊題其末

書杜介求字

杜幾先以此紙求余書云大小不得過此其意不問工拙但恐字大費紙不能多耳嚴子陵若見當復有賣菜之語無以懲其失言當乾沒此紙也

書贈宗人鎔

宗人鎔貧甚吾無以濟之昔年嘗見李駙馬瑋

以五百千購王夷甫帖吾書不下夷甫而其人則吾之所恥也書此遺生不得五百千勿以予人然事在五百年外賈如是不亦鈍乎然吾一坐六十小刧五百年何足道哉

戲書赫蹏紙

此紙可以鑱錢祭鬼東坡試筆偶書其上後五百年當成百金之直物固有遇不遇也

自評字

昨日見歐陽叔弼云子書大似李北海予亦自覺其如此世或以謂似徐書者非也

跋太宗皇帝御書曆子

京朝官中選三十人充知州而賜以御書曆子臣得此可以為榮矣而審官任其事蓋猶有古者選部激濁揚清之風也非太宗皇帝知錢若水之深若水亦自信不疑則三十人者獨獲此賜其能使人心服而無疑乎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龍圖閣直學士臣軾書

跋焦千之帖後

歐陽文忠公言焦子皎潔寒泉水者吾友伯強也泰民徐君濟南之老先生也錢昌仲蓋嘗師之以

伯強與泰民往還書疏相示伯強之沒蓋十年矣覽之悵然元祐五年二月十五日書

題劉景文所收歐公書

處處見歐陽文忠書厭軒冕思歸而不可得者十常八九乃知士大夫進易而退難可以爲後生汲汲者之戒元祐五年三月八日偶與楊次公同過劉景文景文出此書僕與次公皆文忠客也次公又劾其抵掌談笑使人感嘆不已

題歐陽帖

歐陽公書筆勢險勁字體新麗自成一家然公墨

跡自當爲世所寶不待筆畫之工也文忠公得謝其喜如此以是知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也

跋劉景文歐公帖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出縱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蹟也

題蘇才翁草書

才翁草書眞迹當爲歷世之寶然李白草書歌廼唐末五代効禪月而不及者云牋麻絹素排數箱村氣可掬也

題所書東海若後

軾久欲書柳子厚所作東海若一篇刻之石置之淨住院無量壽佛堂中元祐六年二月九日與海陵曹輔開封劉季孫永嘉侯臨會堂下遂書以遺僧從本使刻之

題所書歸去來詞後

毛國鎮從予求書且曰當於林下展玩故書陶潜歸去來以遺之然國鎮豈林下人也哉譬如今之紈扇多畫寒林雪竹當世所難得者正使在廟堂之上尤可觀也矣

題張乖崖書後

以寛得愛愛止於一時以嚴得畏畏止於力之所及故寛而見畏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而所及者遠矣張忠定公治蜀用法之嚴似諸葛孔明諸葛孔明與公遺愛皆至今蓋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元祐六年閏六月十三日過陳見公之曾孫祖以軾蜀人德公宜深故出公遺墨求書其後

跋勾信道郎中集朝賢書夾頌金剛經

乙巳至今二十八年書經三十二人逝者幾三之二矣夢幻之喻非虛言也惟一念歸向之善歷刼

不壞在在處處常爲善友元祐七年正月二十二日

跋舊與辨才書

軾平生與辨才道眼相照之外緣契冥符者多矣始以五年九月三十日入山相對終日留此數紙明年是日在頴州作書與之有少留山中勿便歸安養之語而師寔以是日化去又明年其徒惟楚携此軸來爲一太息五月十一日書

跋陳瑩中題朱表臣歐公帖

敬其人愛其字文忠公之賢天下皆知使嘉祐以

前見其書者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何自興元祐
元年四月延平陳瓘書
美哉瑩中之言也仲尼之存或削其跡夔莫之後
履藏千載文忠公讀石守道文集有云後世苟不
公至今無聖賢公歿之後二十餘年憎愛一衰議
論乃公亦何待後世乎紹聖元年五月書

書王輿所藏太宗御書後

日行于天委照萬物之上光氣所及或流爲慶雲
結爲丹砂初豈有意哉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禍亂
以文德致太平天縱之能溢于筆墨摛藻尺素之

上弄翰團扇之中散流人間者幾何矣而三槐王氏得之爲多子孫世守之遂爲希代之寶文正之孫懿敏之子奥出以示臣軾敬拜手稽首書其後

書張長史書法

世人見古德有見桃花悟者便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喫喫此飯五十年轉没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法欲學長史書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書歸去來詞贈契順

余謫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余分寓

許昌宜典嶺海隔絶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慧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卽到耳當爲子將書問之紹聖三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度嶺徒行露宿僵仆瘴霧黧面繭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問其所求荅曰契順惟無所求而後來惠州若有求當走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絶粮江淮之間明遠載米以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儻可以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

欣然許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畫之好不逮魯公故爲書淵明歸去來詞以遺之庶幾契順託此文以不朽也

跋所贈曇秀書

曇秀來惠州見東坡將去坡曰山中人見公還必求土物何以與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着處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法言華書裏頭有災福

題所書寶月塔銘 并魯直跋

予撰寶月塔銘使澄心堂紙鼠鬚筆李庭珪墨皆

一代之選也舟師不違萬里來求予銘予亦不孤其意紹聖三年正月十二日東坡老人書

塔銘小字如季海得意時書書字雖工拙在人要須年高手硬心意閑澹乃入微耳庭堅書

書天蓬呪

紹聖三年端午惠州道士鄒葆光云今日今月皆甲午而午時當庚甲合人之遇此也難請書天蓬神呪予嘉其意乃爲齋戒書之

跋山谷草書

曇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此

書如何拔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他日黔安當捧腹軒渠也丁丑正月四日

跋希白書

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篆爲勝世俗不察爭購閣本誤矣此逸少一卷爲尤妙庚辰七月合浦官舍借觀

題自作字

東坡平時作字骨撑肉肉沒骨未嘗作此瘦妙也宋景文公自名其書鐵綫若東坡此帖當亦謂云

爾已矣元符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游三州岩同舟中書

書舟中作字

將至曲江船上灘欹側撐者百指篙聲石聲犖然四顧皆濤瀨士無人色而吾作字不少衰何也吾更變亦多矣置筆而起終不能一事孰與且作字乎

書沈遼智靜大師影堂銘

鄰舍有舂睿寺僧不求其書而獨求予非惟不敬東家亦有不敬西家耶

論沈遼米芾書

自君謨死後筆法衰絕沈遼少時本學其家傳師者晚乃諱之自云學子敬病其似傳師也故出私意新之遂不如尋常人近日米芾行書王鞏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然亦必有傳於世也

跋所書圓通偈

軾遷嶺海七年每遇私忌齋僧供佛多不能如舊今者北歸舟行豫章彭蠡之間遇先妣成國太夫人程氏忌日復以阻風滯留齋薦尤不嚴具敬寫楞嚴經中文殊師利法王子所說圓通偈一篇少伸

追往之懷行當過廬山以施山中有道者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八日書

跋歐陽文忠公書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舘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況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耳觀與仲儀書論

可去之節三至　得罪病告去君子之欲退其
難如此可以爲　之戒

書篆髓後

滎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楊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皆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葢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爲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温補瀉之效隨用各别而自漢以

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者欲一之彫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爲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爲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爲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也而況欲以一字一之耶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書唐氏六家書後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羣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爲魁梧奇偉人也書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爲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絶人今觀其書勁嶮刻厲正稱其貌耳　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隷體

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攷其實恐劉洎末年偏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殆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

張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略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眞行此大妄也眞生行行生草眞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眞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

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睢盱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眞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為我略評之而此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予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

一日眉山蘇軾書

書若逵所書經後

懷楚比丘示我若逵所書二經經爲幾品品爲幾偈偈爲幾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若故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況多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自然勻平無有麤細如空中雨是誰揮灑自然蕭散無有疏密咨爾楚逵若能一念了是法門於剎那頃轉八十藏無有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

余聞世間凡富貴人及諸天龍鬼神具大威力者脩無上道難造種種福業易所發菩提心旋發旋忘如飽滿人厭棄飲食所作福業舉意便成如一滴水流入世間即爲江河中故佛說此等眞可畏怖一念差失萬劫墮壞一切龍服地行天飛佛在依佛佛成依僧皆以是故維鎭陽平山子龍靈變莫測常依覺實二大比丘有大檀越孫温靖公實能致龍與相賓友日雨日霽惟公所欲公之與此二大比丘及此二龍必同事佛皆受佛記故能於

未來世各以願力而作佛事。覩公奏疏本欲爲龍作廟，又恐血食與龍增業，故上乞度僧以奉祠宇。公之愛龍，如愛其身。秖令作福，不令造業。若推此心以及世間，待物如我，待我如物。予知此人與佛無二。覺旣圓寂，公亦棄世。其子元忠爲公親書華嚴經八十卷，累萬字，無有一點一畫見怠惰相。人能攝心一念專靜，便有無量感應，而元忠此心盡八十卷終始若一。予知諸佛悉已見聞，若以此經置此山中，則公與二士若龍在在處處皆當相見，共度衆生，無有窮盡。而元忠與予亦當與焉。

未來世各以願力而作佛事譬公奏流大水沈
作蘭若又恐血食與龍增業故止已更僧以奉祠宇
公之愛龍如愛其身然今作福不令造業皆此
心以及世間待物如我於物予知此人與佛
無二覺既圓寂公亦棄世其子元忠為公繕書華
嚴經八十卷累萬字無有一點一畫見怠墮相人
能攝心一念專靜便有無量感應而元忠此心盡
八十卷縱如若一予知諸佛悉已見聞若以此經
置此山中則公與二士皆龍在法處常當相見
共庾嶺生無有窮盡而元忠與予亦嘗與焉